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故宮而官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醴能

香則以淡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象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官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檀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關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天瑞

子列子適銜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擗蓬

而指也按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泆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至極

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

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歎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歎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歎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蠅為鴉事見得水為醯得水土之際則為

蠅蟪之衣衣猶生於陵屯

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焉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焉得鬱柘則為烏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烏足之根為蟪蟪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蟪蟪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而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斯彌為食醯頤輅

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蠶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鶩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

非之為莧也老耨之為後也也魚卵之為也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夏音釋山海經云夏爰之山有獸其狀如

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鷦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腴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

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

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

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

鷦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

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

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

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今庖

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而醴雞生乎酒此因醴而

美比乎不荀此異類而久竹生青寧此因於林

青寧生程

自從隱至於程皆生之物蛇鳥蟲獸之

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

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焉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

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

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

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

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虛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

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

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

期形則有疑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東

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

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

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

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

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

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

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鵠者蓋言萬

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鼈也龜蟻之衣陵

馬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

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

過也陵馬得鬱柶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

為體鳥足之根為蟾蟾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撮則最飛者有化而為煖動者矣駒撮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願輅原黃軼之生乎腐蠟與夫地臯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鷄是也鶯之為蛤田鼠之為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踰之為猿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夏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入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醢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絨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治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  
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稱骸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莫足畏生固莫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鷄也鷄也蠶也蠶也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鳥足也蟻螯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駒撮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醢願輅也其與骨亦一種也或以窻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醢願輅生乎食醢黃軼食醢黃軼生乎九獸九獸生乎膏肉膏肉生乎腐蠟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火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鶯之為蛤田鼠之為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踰之為猿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夏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穉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醜難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苟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溲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為之幹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為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夫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虛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為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為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虛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圍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漢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虛曰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手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為終始除日無歲孰為久暫謂道為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為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於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虛曰凡有始有終皆本手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虛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也

虛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蓬草木不得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城

虛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入之初生精神鬼魄具而後形成焉寬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管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寬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象人則以寬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

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虛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辨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感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真，高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真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散，閉其門，初無自而入，深其根，物無得而搖，不壞之指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十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虛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克起攻之者，必多衰老。然染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真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逝；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

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佇燈於缸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爲能通晝夜而知古今，不代爲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而不化於化者矣。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冲和內固，莫能傷憂，慮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真故舍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

所謂舍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搆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

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

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眾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眾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

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過人形兼得

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

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子能自

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使範成質故神為其範

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

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

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也拾遺總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括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進之隴

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

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

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

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彼亦何怪於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胷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致傷生天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 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

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祥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

樂為真樂樂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

感矣然亦安知其為惑乎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

○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舉始也宰如也墳如也兩如也則知所息矣

○ 見其墳環焉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

○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墳畢如其明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雨如而與世殊絕此

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言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鳥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謂所絕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孽孽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述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鍾賢世言賢世宜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避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矣蓋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賣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鑿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歛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